



同济·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

《庄子》内七篇析义

张文江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同济·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

《庄子》内七篇析义

张文江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庄子》内七篇析义/张文江著. —上海:上海
人民出版社, 2012

(同济·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208-10968-1

I. ①庄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道家②《庄子》—研究
IV. ①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6648 号



出品人 邵敏

责任编辑 张玉贞 任柳

封面装帧 赵瑾

《庄子》内七篇析义

张文江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6.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

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0968-1/G·1541

定价 30.00 元

“同济·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”编委会

编委会主任：孙周兴

名誉主编：张文江、林安梧

主编：柯小刚、曾亦

编委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丁耘、方用、齐义虎、刘强、吴飞、吴小锋、
杨立华、李长春、李欣、李猛、陈明、陈畅、陈壁生、陈赞、
陈徽、周春健、季蒙、柯小刚、娄林、唐文明、殷小勇、郭晓东、曾亦

有莫举名，
使物自喜。

——《应帝王》

目 次

《逍遥游》析义·····	01
《齐物论》析义·····	19
《养生主》析义·····	73
《人间世》析义·····	87
《德充符》析义·····	133
《大宗师》析义·····	165
《应帝王》析义·····	213

· 附录

南郭子綦的姓名变化及其进步路线·····	231
子綦的另外一段场景·····	245

· 后记 ·····	257
------------	-----



《逍遥游》析义

解题：“逍遥”是连绵词，无拘束的样子；“游”是游历，上天入海，无所不至，犹如《远游》之游。本篇大旨，过去有道家之解，有佛家之解，深究极复杂。今天可直接用大白话解，那就是“追求自由”。无论《庄子》一书的是非如何，“追求自由”总是对的，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精神向往之一。虽然人生来就是自由的，却在在处处感受到自然、社会以及生命本身的限制，感受到力不从心。“我是一只小小鸟，飞呀飞呀飞不高”，正是现代人的普遍困惑。《庄子》一书，探求的是如何解脱层层束缚而飞上去，看看大自然和生命本身的壮丽和美好。

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
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
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
者，天池也。

这是《庄子》开宗明义之象。鲲化鹏是远古的神话传说，鱼化鸟是可能的进化经历。地球上原始生命起源于大海，以后逐渐爬上陆地，终于起飞向天，正是不断的上出过程。生物圈在地球上的厚度约二十五公里（深海约十公里，天空约十五公里），鱼、鸟相当于它的两极。鲲化鹏或鱼化鸟，于《周易》当鱼鸟相亲之象，乃物化间之联系，《中庸》引《诗》所谓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，言其上下察也”。鲲化鹏或鱼化鸟要经过一系列脱胎换骨，需要大积累、大能量，此所以其大、其背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。由其大到其背，重视督脉的存在，正是《易》所谓“艮其背”，《养生主》所谓“缘督以为经”。“怒而飞”，怒从奴心，奴隶被压抑得太久了，触动了忍受的底线，故有爆发性奋起，所谓“三年不飞，一飞冲天”。因为生物在海底不甘心，无论如何想上去看一看，看一看天地本来的景色。“海运”是海洋间潮流的涌动，或许和季风的变迁有关，其强弩之末尚可观海宁潮（地名称“海宁”，是因为“海运”太厉害了，然而“四海翻腾云水怒”，海又哪里肯“宁”）。借助“海运”变动的气势，

鸟腾空而上，“飞”（飛）从升羽，故“其翼若垂天之云”。

“南冥”和“北冥”对立，为鸟飞的目的地，此即庄子之净土，为的是喝上“天池”之水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
“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”《齐谐》或谓人名，或谓书名，以书名近是，且不妨以人名作书名。于传统经典以外又重视“志怪”，似乎违背了《论语·述而》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，然而重新接通神话源头并加以哲理化，正是《庄子》的创造和发展。“水击三千里”之象，毛泽东早年诗作亦用之：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。”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犹龙卷风，俗称“龙吸水”。“抟”为旋转，扶摇为鼓荡。“去以六月息者也”，由北冥而南冥，由冬至而夏至。于《易》而言，“六月”犹十二消息卦之六爻。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



“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”“野马”、“尘埃”相当于气与尘，乃天地间之阴阳交流。成玄英疏：“青春之时，阳气发动，遥望蕤泽之中，犹如奔马，故谓之野马也。扬土曰尘，尘之细者曰埃。”“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”极深，盖见及天地间生命之呼吸相通，当感受体味之。“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”亦极深，盖见及生命大观上出过程中之一念疑惑。因为在上出的过程中，天的颜色一层层在变，而身处位置的不同，看到的颜色也不同。那么哪一种才是本来的颜色呢？已经飞了极长极长的一段路程，然而尽头还没有到，似乎极远，又似乎极近，到底哪里是目的地呢？再往下看，地面的景象也同样在变化呀！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。而后乃今培风背，负青天，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“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”，“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”，皆言积累，可比较佛家唯识学之“资粮”、“加行”。资粮、加行足够不足够，只有上去了才

能反过来知道，“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”，那是已经上去了。两言“而后乃今”，因远行要做较复杂的准备，必积渐而成，故缓言之，且于文章成脱卸之势。

“培风背，负青天”有两种读法：一，“培风背，负青天”，成玄英说；一，“培风，背负青天”，王念孙说。两说皆可通，似以成说较善。因王说主积气，然积气非死物，尚有自身的运动。成说更主积气中向上躬起的能量，也就是所谓“风脊”：“上负青天，下乘风脊，折塞之祸，于何而至！”得此能量的支持，故“莫之夭阏”，谓无可阻挡。“抔”与“图南”相配，隐含了后世道教史上一位大人物的名字：陈抟，字图南，也就是《周易》“先天图”传出者，于宋代文化有极大的影响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。适百里者，宿舂粮。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，又何知？

如果以鲲鹏为交响曲的主题，则蜩与学鸠为副主题。前者当《老子》四十一章所谓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”，后者当所谓“下士闻道，大笑之”。枪，突击。控，降落。莽苍，郊外



郁郁葱葱的景象。谭嗣同颜其斋曰“莽苍苍斋”（田家英因之称“小莽苍苍斋”），毛泽东《菩萨蛮》“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”，言雾蒙蒙之气氛。莽苍、百里、千里，到达不同的目的地，需要准备不同的资粮。又庄子文、郭象注有异者，庄扬大抑小，犹大乘之象，郭小大各适其分，乃试图达最上乘。然而郭无实际修持，所谈皆成空言。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小知、大知、小年、大年之辩，由动植物而及人。朝菌是一种生长期很短的菌类。蟪蛄是夏蝉，俗称知了。冥灵或谓龟，或谓木，似为某种特殊生物。上古大椿有原始森林之象，或可追溯于地质年代。彭祖乃传说中长寿之人，似与战国方仙道有关，至庄子消释于精神境界，乃免释家所谓的寿者相。

汤之问棘也是已。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

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”此小大之辩也。

此即庄之重言，犹主题、副主题之变奏，穷发云云相应一，斥鴳云云相应二。汤之问棘，可比较《列子》汤问夏革，彼处所述稍详。穷发犹不毛之地，是极北的荒漠。穷发之北，犹言最远的边界之外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。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，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

“知效一官”，知识或智能足以充当官员的人。“行比一乡”，操守成为一乡楷模的人。“德合一君”，品德高尚，





可以担任君王的人。“而征一国”，代表一国象征的人。四者的次序基本上是德高于能，置“而征一国”于最高地位，犹树立城邦的偶像。“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”自满自足的样子。

“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”又上去一层，因为前四者都基于外在的评判，宋荣子已有独立的是非标准，故“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”。然而宋荣子尚属人界，而列子已渐入仙界。“列子御风而行”当为庄子的想象，后世道教乃执以为实。“泠然善也”，泠然是轻曼美妙，善当自以为是，洋洋得意。宋荣子“于世”虽然层次稍高，尚在世间法之内；列子“于致福者”否定世间法，而仍属有为法。“数数然也”，贪著计较而有所求，未能上窥高一层次境界。“列子御风而行”虽然解脱了部分的地心引力，而“有待”仍为其失。

在战国时已有类似于飞机的实验，可与庄子的想象印证。

《墨子·鲁问》：“公输子削竹木以为𨋖，𨋖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。公输子自以为至巧。子墨子谓公输子曰：‘子之为𨋖也，不如翟之为车辖，须臾斫三寸之木，而任五十石之重。故所为巧，利于人谓之巧，不利于人谓之拙’”（参见《韩非子·外储说》左上）。子墨子和公输子的分歧，在于以解决民生困苦为主还是以发展航天技术为主，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平衡的问题。

《庄子》内七篇含有儒道两家大弟子的进步路线。一为颜

回，从《人间世》“坐驰”到《大宗师》“坐忘”。一为列子，从《逍遥游》“有待”到《应帝王》“纷而封哉，一以是终”。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天地之正，正犹止于一，于《易》相应于卦。六气之辩有数说（《经典释文》引司马彪谓阴阳风雨晦明，引支道林谓天地四时），辩犹分辨，于《易》相应于爻。由天地而及人，卦爻变化，犹《易》时乘六龙以御天。游无穷而恶乎待，正辩者，犹正变也。至人、神人、圣人，可通可别。通者一也，别者有极深之意，参见拙稿“《天下篇》析义”。无己内圣，无功外王，无名由德而道，由形下而形上，乃相应于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燔火不息。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。时雨降矣，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。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”

奥运会开幕式一般都在傍晚至入夜时分举行，就是为了避开日月之光与燔火（火炬）之光的矛盾。奥运圣火的熊熊燃

烧，必须借助于黑夜的衬托，否则“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”。

“吾自视缺然”，自己看自己觉得惭愧，《易》所谓“撝谦”之象。

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。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

儒道于名实之辩有分歧，道家重由实而名，儒家务由名而实。许由是道家人物，故曰“名者，实之宾也”，且居其实，不居其名，决不自处于宾。“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参考《红楼梦》九十一回：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”“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。”算了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天下对于我没有有什么用。“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乃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（《易·艮》、《论语·宪问》）之象。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；大有迳庭，不近人情焉。”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

肩吾、连叔、接舆三次转折，以此作为铺垫，接通上下层之联络。肩吾在此处是初学者。连叔过渡，是传言者或解释者。接舆亦即楚狂接舆，乃道家骨灰级人物。“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”，处下层以观上层，完全不能理解。“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”，必达此超然的想象力，方可打开禁锢之思维。

曰：“‘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似处子。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’

“藐”为辽远，“姑射”为想象中的地名，《山海经》称在寰海之外，或云有两姑射。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似处子”，气静神寒之象。“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”，至清至纯，对营养的要求完全不同。“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此之谓“逍遥游”。“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”极深，乃庄子“相天”之道。后世道教有所谓“三尼医世功法”者，亦可归属于此。

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

达成上下层之沟通。于文学而论，此段章法即钱钟书所